戰國紀年

戰國紀年卷四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赧王中

庚申十四年日有食之旣

秦伐韓取穰

蜀守煇叛秦秦使司馬錯誅之

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華陽國志。史記短長說謂芊八子有憾於惲欲行申生之胙而懼大臣之以遠讒也使其豎以黃金千鎰爲張儀壽使謀之儀見昭襄王王問惲之治蜀並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儀言西南爲羅施鬼方其人善毒施之食有卽敗者有十日敗者

有隃月不敗者爲蠱百狀不可滅而致居歲餘燁以山川之胙來八子請試而後嘗之以唉小臣卽斃瘞矣曰䂣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怒曰蜀毒不敗肉也使司馬錯賜之劍云云按史是時張儀已死說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之師伐楚敗之於重丘斬首二萬殺其將唐眛取重丘。秦本紀云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在後二年齊表又作公子將大有功亦異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章子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與見章子章子喜因練卒以夜奄荆

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呂氏春秋。按蔑眛古通用荀子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亦此事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術視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宛尹曰王欲昭雎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楚策。按說與史異豈昭雎不欲戰而使唐眛代之以致敗耶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魏策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鮑注曰明豈眛之訛耶　楚王懼

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趙策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於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今二國搆兵于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辠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千而靡悔焉刬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今天子且措手不能按其輕重而匹夫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於陵子

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秦本紀在後二年按趙策馬服君稱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

乃歸自十年至此正五年也

趙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趙世家

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匈奴傳　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裵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乎乃卽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水經注引虞氏記

○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趙世家

王立周紹爲傅曰有人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立傅之道六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

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趙策）

辛酉　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秦本紀在前一年）

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昭王同母弟名悝）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秦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未知君所出矣乃止（孟嘗傳秦齊策）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若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孟嘗君從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求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

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說苑

秦樗里疾卒以樓緩趙人爲丞相秦表云魏冉爲相樗里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墓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本傳

○楚入雍氏楚人敗竹書紀年

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

楚蘇代(策作泠向古史從之)謂韓咎曰楚王欲內蟣虱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芈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世家)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不如令秦王疑公

叔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韓策

○按策多載幾瑟爭立事然煩複不可詳攷大抵二公子各有所主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幾瑟也有秦楚以爭國鄭申韓策作鄭彊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太子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楚策韓策同

昭獻在陽翟韓策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

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周策

秦芊戎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世家作二萬楚殺其將景缺取襄城秦本紀作新城楚使太子橫爲質於齊以請平楚策曰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是其事也

○秦王封其子綰爲蜀侯華陽國志

○薛侯會魏王於釜丘竹書紀年○從水經注引改馬驌曰薛侯即孟嘗君此時合從伐秦矣按明年齊魏會韓此殆其嚮矢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難之意者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弘之秦昭王曰薛公之地幾何對曰百里王笑

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可乎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王曰其好人奚如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加此者三人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宏曰敬諾齊策○按明年齊與魏會韓以兵合於三晉因使孟嘗君入秦卽此策所謂孟嘗君爲從先觀秦王之謀也及秦覺其詐孟嘗君幾不免歸遂與韓魏伐敗秦軍史但謂孟嘗君怨秦之將殺己而不知其謀從非一日也參攷羣書情事自見

壬戌 十六年趙侯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是爲惠文王使

肥義爲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韓非子曰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齊侯魏侯會於韓紀年同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鋭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然則

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此必皆亡矣（韓策）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環中趙矣

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趙策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怨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齊策

或獻書燕王曰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國必危矣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按前二年秦伐韓取穰中山君奔齊是其事也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燕策○按四策語意相類當並爲陳軫之言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子槐於武關執之以歸（秦紀在後二年）楚人立太子橫

秦負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從秦紀增○紀在後一年）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患之昭睢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王乃入秦秦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

臣患之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是爲頃襄王王以子蘭爲令尹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嫻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讒之王疏屈平平乃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本傳曰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平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楚詞曰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玉對曰曲彌高者和彌寡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

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楚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按史云詐赴於齊故策云薨非外也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謀之傅慎子許之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慎子請王召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王用慎子計遣子良北獻地於齊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

及六十三十餘萬儆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於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齊恐乃使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楚策。○秦又謂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此略同而皆與史異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秦本紀在後一年

齊歸涇陽君於秦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為秦相參田世家孟嘗傳

○韓立公子咎為太子六國表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

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蟣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韓策

○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秦本紀○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

癸亥

十七年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按平原傳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而信陵范雎傳皆以爲趙惠文王弟今攷年表趙武靈十六年吳廣女生子何至是後十三年勝若惠文之弟年當更少豈有便能相趙受封之理當以本傳爲是但處每多稱弟相仍已久今亦不能盡正也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本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而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者頭平原君諾而不殺居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

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子

高穿字弗應明日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煩文以相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絀孟荀傳曰騶衍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淮南子曰公孫龍在趙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下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

齊田文自秦逃歸秦本紀曰薛文以金受免在後一年正義曰金受秦相名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乃以樓緩爲相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

使追之文至函谷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從孟嘗傳增

○孟嘗君歸相齊六國表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傳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於秦楚世家作齊誤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楚世家作取析十五城而去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

城以和吳師道曰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攷按此合璽氏之役爲一誤說見後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召公子池韓非子作汜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周策作韓慶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事在十二年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

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使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周策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公孫戌曰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獻之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到楚而受象

然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戍趨出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因書門版曰有能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齊策）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謂扶柳）中山按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趙策）

○秦王聞惲無罪冤枉死使以喪入葬之郭內蜀人爲惲立祠其神有靈水旱禱之（華陽國志）

甲子 十八年楚子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秦紀在後一年）

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主

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魯侯旅卒子賈立是爲湣公

乙丑十九年楚子槐卒於秦

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新書曰楚懷王心矜好高人鑄金以象諸侯令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趙諸侯聞之興師伐楚楚王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楚師之濱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按說獨與史異

齊韓魏趙宋秦紀多一中山而但云五國故通鑑削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

與韓武遂秦紀作河北田世家作河外韓世家作河外及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司馬淺爲富

丁謂主父曰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

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

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搆中山也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巳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敎子欬謂李兌曰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虛言不合也

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

周最也趙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鄉前年函谷之戰三國齊韓魏也敗云者觀其敗與否也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鄉三國以孤秦鄉壘氏之役按古史謂三年之閒三國不應再擊秦移攻函谷事於是年而削五國至壘氏之文殆未攷此策故耳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宋於三國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令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周策

趙侯雍出代致樓煩兵

趙主父行新地新取中山之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彗星見六國表

○秦取周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史正義

魏侯赫卒子遬立是爲昭王○史記志疑曰魏世家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十二年太子朝秦然則昭王遬即太子政也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呂氏春秋

韓侯倉卒子咎立是爲釐王

丙寅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趙以燕齊之師滅中山遷其君於膚施趙世家在前一年秦本紀云中山君

竟死齊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齊策曰中山悉起而應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尚染於魏義權長寰宇記引戰國策曰中山專行仁義貴儒學賤壯士不教人戰趙武靈王襲而滅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卒爲趙併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世本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其君雍於沙丘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禍梯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

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主父開之開門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時年五十見說苑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

時王少成兌專政蔡澤傳云唐舉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韓非子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秦以魏冉爲丞相按紀云穰侯魏冉爲相疑是時已封穰後四年復相乃益封陶也

趙人樓緩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丞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穰侯傳

○秦與楚粟五萬石秦本紀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於解

○秦向壽伐韓取武始秦本紀

○秦左更白起攻韓新城 白起傳

○秦魏冉舉任鄙爲漢中守 六國表參白起傳

○趙與燕鄚易 趙世家

○齊田甲刼湣王相薛文走 六國表

孟嘗君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刼湣王王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之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王許之 孟嘗傳 齊人馮煖 孟嘗傳作馮驩 寄食孟嘗君門下後爲孟嘗君收責於薛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劵民稱萬歲孟嘗君不說煖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所以爲君市義也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乃西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遣使者往聘孟嘗君齊王恐懼遣太傅齎幣封書謝孟嘗君請反國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孟嘗

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喩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策

○秦五大夫呂禮出奔魏 秦本紀

魏冉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穰侯傳○蓋由魏奔齊也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憂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 共事秦 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策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策作祝弗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魏冉書曰（秦策作薛公爲魏謂魏冉）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孟嘗傳）

戊辰 二十二年韓魏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於伊闕（楚世家作伊闕）虜韓將公孫喜（穰侯傳作魏將）拔五城（秦策白起對昭王曰伊闕之戰韓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勢逐北故能

立功

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韓世家作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穰侯薦左更白起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從白起傳增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以講於秦策又曰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和成固有秦重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客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利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

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魏策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策佗　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曰周君謀主也而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策又曰溫人之周周不納曰子非周人也對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

臣而又爲客哉君乃使吏出之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或爲周最謂趙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秦攻周而得衆必傷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吾御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在趙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也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而欲相者欲代足相周且惡臣

於秦秦周之交必惡臣願免（免相）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周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勢不可免相）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周策）

己巳二十三年○秦攻楚取宛葉（穰侯傳○秦本紀作宛）

楚迎婦於秦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秦本紀在後一年）

○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秦本紀）

庚午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左更錯取魏軹及鄧（秦本紀）

秦爛壽免復以魏冉爲丞相封於穰與陶紀不言封穰徐廣曰陶一作陰爲穰侯封公子市涇陽君於宛爲宛侯秦本紀後五年又書涇陽君封於宛公子悝高陵君於鄧爲鄧侯按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而於紀又云涇陽君名市悝號高陵君今攷趙策諒毅對昭王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秦紀又云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是葉陽高陵本一人蓋即悝也當從後說

○秦白起與客卿錯攻魏垣城拔之白起傳

○趙誠南行唐趙世家

○燕人破東胡山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皇王大紀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匈奴傳

辛未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之候得而獻之東周立殺宮他 周策

○城陽君朝秦 秦本紀○括地志云城陽古成國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魏策

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地四百里 穰侯傳在後三年 韓入武遂地二百里於秦

○秦以垣爲蒲阪皮氏 秦本紀○索隱曰爲當爲易蓋字訛也

○秦王之宜陽秦本紀

○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趙世家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曰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謂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魏策

壬申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六十一城白起傳在前三年穰侯傳拔魏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在後二年

○秦錯攻魏垣河雍決橋取之秦本紀

○孟軻卒

是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壽八十四孟氏譜○按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蓋周正月今之十一月也 孟子生仲子睪嘗從於公孫丑闕里誌 李克傳詩於魯人孟仲子經典序錄

癸酉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稱西帝趙世家在前一年遣使立齊侯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參韓非子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策作河東國危有淮北楚

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為王○客謂燕王曰王何不陰使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燕世世無患燕王奉蘇子車十五乘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背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

燕策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秦策

秦攻趙拔梗陽梗表作杜有本作柱

○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參他章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吳師道曰陰卽陶宋地冉所封也則陰不可得已君無講齊必攻宋楚魏燕趙必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復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秦策曰五國罷成皐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而王不收今見其達而收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貫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銷鑠矣秦按爲義存亡繼絕起中山與勝按勝恐滕字之譌策謂宋王偃滅滕是時滕已亡故云爾而宋趙同命何暇言陰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趙策○按李兌約五國伐秦史記不載古史謂卽愼靚王三年五國攻函谷之事而反以蘇秦約從爲諜今攷蘇秦見殺於齊在攻函谷之明

年究見其不能約從耶若李兌約五國縱每與齊伐宋並舉魏策云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則二事必不相遠故大事記於赧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滅宋蓋據此也但謂二事並在一年亦恐未然今合諸策文其先後以史記爲準而分附於數年之內庶得其實

○秦任鄙卒 秦本紀

○趙董叔與魏伐宋得河陽於魏 趙世家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卒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亂此亦舉宋之時也臣已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蚤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夫

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山中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怨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趙策○策又云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請奉陽君云云與此同

甲戌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趙梁將攻齊趙世家

○秦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秦本紀

○秦牝馬生子而死漢五行志

乙亥二十九年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滅宋秦本紀在前二年

宋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

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使韓聶將而伐之此句從古史增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韓策作韓珉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按秦策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王何惡向之攻宋乎與此語正相類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民散城不守策曰三覆宋宋遂舉呂氏春秋曰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王怒而誅殺之如此者三後又使人往視報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王大喜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下馳而走宋王奔魏死於溫策曰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蕭館在溫地也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參田世家○案宋世家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漢志以爲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今攷田世家齊方割楚侵晉豈肯使之分功其說明矣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乘宋之做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擯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齊秦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必無與講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餘爲徒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臣非不知

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魏策

齊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陰講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趙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蔤同封其子謂李兌之子魏策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云云與此語同然則李兌亦號葉陽君也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

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臣且欲王之徧刼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刼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刼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刼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刼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趙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助之伐宋呂氏春秋曰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兵以從齊王殺之燕王欲攻齊凡繇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齊王乃令燕王復舍此齊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以三

齊臨燕其禍必大矣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非利之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此燕趙之所同願也今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然則王何不使智士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燕昭王善其書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

○蘇代見燕王王曰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

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燕策○按策以爲蘇代說燕王噲誤非也史記亦承其誤今正

蘇代謂燕昭王曰臣聞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臣請行矣燕策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孟嘗君傳

魏昭王欲與官事孟嘗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

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韓非子）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刦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秦策）

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表作魏納安邑及河內）

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秦本紀）

秦攻魏取寧邑（魏策曰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諸侯皆賀趙使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使諒毅往獻書秦王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

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趙策○古史以寧邑作安邑載在趙惠文王十二年必有所據故今附於是年

芒卯謂秦王曰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因獻之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芒卯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今以兵從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魏策○淮南子曰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謂相之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據故主不與伐齊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救之無變王遂伐之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周策

周最入齊秦王怒周策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

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魏策

○趙韓徐爲將攻齊趙世家

周最謂金投趙人曰公負恃也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謂疆理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周策

丙子三十年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秦本紀曰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古史河東上有取字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彊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也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故曰祖仁者王祖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解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下三城而能勝敵者寡矣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彊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衞鞅謀於秦王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如是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拱手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此臣之所謂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齊策

秦會楚於宛會趙於中陽

○秦疑蜀侯綰反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華陽國志

燕使亞卿樂毅如趙按趙世家是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然則出師在是年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狐咺正議斮之檀衢事見呂氏春秋咺作援檀衢作東閭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策又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古史曰史傳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傳無其事意穰苴嘗為湣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為景公時耶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

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秦客卿造謂穰侯曰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不成陶爲鄰恤君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今攻齊因天下之力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秦策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合預言不勝與齊合　且以因子而事齊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

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得燕齊遂北矣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燕策曰蘇代爲燕說奉陽君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趙是其事也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令人謂閔王曰燕兵在晉而不進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閔王曰善蘇子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貍又使人說閔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燕策　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已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

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論鑑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侯地出奔莒其相淖齒弑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按楚世家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燕齊世家並云秦楚三晉合謀俱有楚然則淖齒名爲救齊實以取齊耳又廉頗傳頗爲將破齊取晉陽拜爲上卿趙世家作昔陽並在後一年據年表趙取齊昔陽則在是年

樂毅還報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毅弁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齊策曰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

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因其軍破而乘之其民必叛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過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樂毅傳報燕王書曰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又燕策世家並云燒其宮室宗廟呂氏春秋云燕人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爲昌國君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納魯連傳曰湣王將之魯魯人將以十太牢待之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則辟舍納筦鍵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於鄒特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嬴博之間地坼及泉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里范睢傳曰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樂毅聞晝田單傳作畫說苑作蓋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

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樂毅傳作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魏韓會於京師秦本紀作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

戊寅　三十二年○秦楚會於鄢秦本紀楚世家同

秦及楚趙會於穰楚字從秦本紀楚世家六國表增

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秦兵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秦本紀

秦將伐魏孟嘗

君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呂氏春秋曰空雄之遇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無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讓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平原君以告公孫龍龍曰亦可發使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趙非約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去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乃爲之起兵八萬車

三百乘以從田文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策）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趙策）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王之西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燕策）

齊人誅淖齒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是爲襄王）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音穆）家傭敫

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竊衣食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爲燕所擒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燕世家曰城不下者獨聊莒即墨燕策亦有三城未下之語寰宇記引春秋後語又

作惟即墨與萊未拔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

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之閒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衞君卒子立是為懷君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蓐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旣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韓非子作因關市大恐市韓非子作吏又愛泄姬重如耳泄韓非子作世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韓非子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如耳萬乘之相也必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君必善子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繰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繰錯挈薄之族皆逐之也衛策○按據此則懷公名期也

〇秦魏冉免相秦本紀〇穰侯傳云六歲而免在此前三年

〇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秦趙與國以強徵兵於韓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減也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

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巳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巳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趙世家

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魯連子

○趙王與燕王遇 趙世家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軹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軹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 音搖搖動也 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

正義引劉伯莊云太原當爲太行卷獨斷絕也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茍利於楚寡

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索隱曰至當作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責也]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名顯諸侯蘇秦傳

己卯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兩城趙世家

○秦王與韓王會新城韓世家作會兩周間兩一作西誤與魏王會新明邑秦本紀○紀云明年赦罪人遷之

○魏大水六國表

庚辰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趙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趙世家

秦復以魏冉爲丞相

王使西周君如楚通鑑作東周武公按楚世家但云武公徐廣曰西周惠公之子則西周君也稽古錄亦但作周武公鑑誤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衞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按鄒杜譜謂春秋後八世楚滅之蓋此時猶存費有惠公見孟子王伯厚謂乃魯季氏之僭以邑爲國號也若郯滅於越邳遷於薛皆前乎此見竹書豈後重封耶齊策顏斶謂當今南面稱寡者二十四而史公俱以不足記錄遺之惜哉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

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顚越
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繰也繳蘭臺飲馬西
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
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
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
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
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
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
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
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故曰秦爲大

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
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
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襄王因召與
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
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
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
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王使周武
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
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
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
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

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從楚世家增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之功甚多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本紀略同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梁者天下之脊也秦攻梁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秦之憂

可立待也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秦果南攻藍田鄢郢秦策

○樂毅圍莒即墨朞年不尅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

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遍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辛巳三十五年○秦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秦本紀秦白起攻趙斬首三萬○廉頗傳作二萬取代光狼城白起傳在前六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華陽國志○置黔中郡紀在後三年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

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西南夷傳○漢地理志牂柯郡師古注引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乃改名牂柯

○秦地震壞城六國表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趙世家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不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呂氏春秋

戰國紀年卷四終